

天虛我生編著

第四集

文苑道游錄

上海希望出版社印行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七卷）

◎社說七

學曲之捷徑

天虛我生

填詞能作長調，而揮灑自如。不爲句法韻脚所窘，則可進而學曲。曲固易於詞也。蓋詞律謹嚴，必依古人已開之例。一一按譜而填，不容增減一字。非若曲句之可加襯逗以自圓其說。然以正法論曲，固無異於詞。濫加襯逗，使歌者無能上口。亦與不合律之詞等。惟足供文人案上之觀，而不能使伶工樂者應節成腔。則是徒作而已。又何足稱爲詞曲哉。填詞之必依譜者無他。蓋宋時樂府多用詞以代歌。不獨優伶倡伎，無不傳唱南詞。即里巷小兒，亦都能誦短長之句。其盛行於世，蓋與今之小調同也。小調多五七字句。

若不諳其牌名工尺。使文人讀之。則固無異於詩歌也。而在歌者。則同一五七言句。腔調各因工尺而異。甚且同一曲牌。而句法前後互有不同。同一腔調。而字數之多寡。亦前後不同。試任舉一小調。以第一節與第二三節較。其不同之點。正不可以枚舉。例如剪剪花一調。甚有化七字句爲五字兩句。作雙曳頭體者。是蓋即詞中後闋過變。而在曲中。則所謂前腔換頭者是也。即在皮黃亦然。西皮二黃之句法。大都以七字句爲正格。卽上二句皆二字。下一句乃三字。迨熟極生巧。乃變上二句爲三字。下一句爲四字者。亦甚多。其實腔調殊無大別。不過於抑揚頓挫。各調不同。其不同之點。則因文情而異。初非謂西皮句法定須七字。二黃句法定須十字也。試以二黃劇本。改唱西皮。西皮劇本。改唱二黃。甚或以正板

原板。改唱搖板倒板二六數板。亦無所不可。特是舊有之曲。習聽於衆。忽以先帝爺唱作店主東。不免爲座客所哄堂耳。故在作者。不能不就範圍。若以先帝爺之句法。而填爲曲。則必一一依其原句之範圍製成。而告樂師曰天水關正板。於是樂工操其絃索。依天水關之曲調而奏之。則即以自製新詞。按天水關而歌。自無不合拍者。若於此一段句法之中。忽而加入別種句法。則樂工勢必震駭。以爲轉入別調。方將改絃更張。而其下文又復歸入本調。則樂工將瞠目結舌。而無所適從。於是走板落腔。疵病百出。是之謂不入調。不入調者。即不合律也。故填詞家必依譜而填。無敢增損。其有增損者。必能自唱。方無碍於聲調。若以付之歌者。而歌者不諳其虛實襯逗之處。勢必格格不能上口。故凡有所增損者。必自

另譜新聲。不復以舊譜爲準。於是同是一調。工譜互異。即同在一
套之中。前腔往往與後闋不同。是蓋因文情而異。故其抑揚頓挫。
遂亦不同。若必執一以繩。則一部九宮大成。直爲不可索解之書。
矣。填者又將何所適從。故學填詞者。猶可以不解解之。依樣葫蘆。
填成一闋。能歌與否。可不過問。但取風華流麗。字面可觀。即足以
誇示於著作之林。若夫傳奇家。則不然。蓋有一字不安。即不能上
口。苟不先學一二崑曲。稍稍明其行腔。使調之法。率爾操觚。則其
所成之曲。亦不過爲小說家之變調說白。文章家之特別體裁而已。
斷不能使伶工依詞而唱。又何取乎。故學製曲。必先學一二支
南北唱曲。使了悟於上去二聲之別。然後即依所習之曲。依其句
法平仄。勿自增減一字。倚笛聲而歌之。吾知其入手之初。感覺困

難。必十百倍於填詞。然至習慣以後。則亦一旦豁然貫通。任綴一句。其聲調必出自然。不必辨其上去陰陽。而天然湊拍。必吻合於不自知覺。功夫至此。則無論其拗順。皆應手而成。可無待乎修飾。學者欲臻此一境。亦殊不難。但從學唱入手。除辨平上去入四聲而外。更須辨其五音。五音即宮商角徵羽。亦即樂工之所謂上尺工合四是也。若論宮商。則自宋以來。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反足引學者以入迷途。故不如論工尺之爲便。譬如先學一曲。爲長生殿小晏之北曲。引子粉蝶兒。其第一句爲天淡雲閒。亦旣熟讀其工尺矣。則試仿其平仄。照填一句歌之。是否妥順圓熟。能適合於吹笛之音。苟有一字生硬。則須改作。必至完全順口而後已。於是照填一闋。即用原譜工尺吹笛。而自歌所填之詞。覺有不協處。卽行

修改。但使字字順適。無鑿牙佶屈之病。則已自然合拍。無待咀嚼。宮商。蓋五音組合。本出天籟。初不賴矯揉造作而成。若謂某字屬宮。某字屬商。則從古無此規定。蓋所謂宮商者。即是工尺。單獨一字。不能成調。必須數字聯合。乃有宮商節奏之可言。故學唱者。絕不論及宮商。而其所謂之腔。無不合於工尺。既與工尺相合。則亦無不合於宮商。蓋工尺字樣。不過五音二變十二律呂之代名詞耳。與伶工談工尺。則世無不知。與學者論宮商。則世多岐說。舍易就難。棄明投暗。吾深憫夫抱殘守缺。一知半解之流。食古不化。終其身而不知宮商果爲何物者多也。故不願爲高深之論。以誤學者。若謂趨今廢古。則吾豈敢。蓋聲音之道。古今絕無二致。爲便取徑計。則教以工尺實爲便利。若必咀嚼宮商。則依左表一一對譯。

而改其字。又何難哉。特不便於誦讀耳。試列中西古今樂譜對照表如左。

樂		古		樂		今	
律	音			西樂		中樂	
則夷	徵	5	•	6	•	合	
射無	羽	1		2		四	
鐘黃	宮					上	
簇太	商					尺	
洗姑	角					工	
賓雞	徵變					凡	
鐘林	徵清					六	
呂南	羽清					五	
鐘應	宮變					乙	
呂大	宮清					仕	
鐘夾	商清					伏	
呂仲	角清					仁	

右表凡十二位。上列六位。均屬陽律。音重濁而下凝。此六位中。以凡字爲最奇特。其音程相差。只有半度。(譬如絲絃上按指之處。上字與尺。及尺字與工。皆爲一寸。而工字與凡。則僅半寸。)故在

五音之外。是爲變音。因其音近於徵。故非角之變音。而名之爲變徵。(變宮同例)二變不屬於五音正位。故除凡字以外。仍只五位。此五位之適中者。是爲中音。黃鐘位居中宮。故在今樂當以上字爲宮。(宋儒亦有主張以合字爲宮者。係以四字調爲主調。其實四字調之合字。即爲小工調之上字。並無二致。不過以四字調爲主調。殊未當耳。)下列六位均屬陰呂。音輕清而上浮。此六位中以乙字爲變音。不屬於五音正位。故就陰呂而論。居其中者實爲大呂。故大呂爲陰呂之中音。大凡陰呂其音程皆一倍於陽律。清宮之與正宮。猶西樂之I與i。今樂之上與仕。其理同也。古樂不取繁聲。製譜皆以一字一音爲原則。故姜白石於樂章則註黃太姑麌等字。於小詞則仍注工尺字樣。豈得謂工尺非士大夫所當

知哉。惟欲誇眩其博雅。必也尙論宮商。高談音律。則可按照右表。
從心所欲。加以譯註。雖西樂亦猶可通。矧古樂哉。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七卷）

●駢散文七

天虛我生潤文

祭落花文

陳尙煦

惜芳軒主人送春歸之翌日呼僮掃徑拾聚百花落英效瀟湘妃子之故事葬之於浣花溪畔特具嘉肴饗酒招落花之靈而告之曰芳魂歸去莫嗟春雨無情香骨長埋且喜東園有主紅顏薄命千古如斯美女多愁百年若此憶彼綠珠絕命曾墜樓中息媯含愁屈幽宮裏倩女則魂離天涯角文君則腸斷壚頭班姬之紈扇興悲芳心誰訴明妃之琵琶寄怨春夢何歸天道忌盈神仙有刲人猶不免花豈能逃在昔繁華總有消沈之恨從來金粉終歸闋寂之場亦何必惱殺東風自添愁恨也哉惟是瘦影堪憐餘芳足惜

數二十四番消息。轉瞬皆空。過一百六日清明。從頭莫記。香魂不返。珠墮淚以何多。蝶夢空長絲牽愁而無奈。綠陰如蓋。紫玉成煙。墮茵溷以何心。謝鉛華而莫御。結賞心之會。後約迢迢。傾婪尾之卮。殘春灑灑。江南塞北。觸目傷心。人孰無情。誰能遣此。况物皆一理事。有同然。似此飄零。應有虞。兮之嘆。同茲落拓。誰招楚些之魂。觸景生情。能無撫衷抱恨耶。爰爲之歌曰。已矣哉。伊人去兮。高閣空雲。南北兮。水西東。春光兮。闇淡。夜月兮。朦朧。盈柯兮。結綠。滿徑兮。鋪紅。悵桃源兮。望斷恨天台兮。路窮落花落兮。花無奈。屬暮雨霜。屢易兮。白髮催年華。去兮。不復來。落花雖落花莫哀。明年春至。花猶開。

附原作

(甲95分)

惜芳軒主人送春歸之翌日呼僮掃徑拾聚百花落英效瀟湘妃子之故事葬之於浣花溪畔特具嘉肴簪酒招落花之靈而告之曰芳魂歸去莫嗟春雨無情香骨長埋且喜東園有主紅顏薄命千古如斯美女多愁百年若此憶彼綠珠絕命悄墜樓中息媿含悲屈幽宮裏倩女則魂飛天壤文君則腸斷爐邊班姬之紈扇興悲芳心誰訴明妃之琵琶寄怨春夢何歸天道忌盈神仙有刲人猶不免花豈能逃在昔繁華總有烟消之恨從來艷質更多衰老之悲亦何必惱殺東風殘枝濺淚恨添曉雨敗蕊摧心也哉惟是瘦影堪憐餘芳足惜斷二十四番風信別意偏深數七十一品花身關情最切香魂不返珠墮淚以何多蝶夢空長絲牽愁而無奈綠陰如雨紫玉成烟任茵溷以何心謝鉛華而莫御結賞心之會後約迢迢傾婪尾之卮殘春灔灔江南塞北觸目傷心人孰無情誰能遺此花既飄零應有

虞兮之嘆。予真落拓竟招楚些之魂。言已欲終情還未盡。謹歌而予之曰。已矣哉。
美人去兮高閣空。雲南北兮水西東。春光兮闇淡。夜月兮朦朧。盈柯兮結綠。滿徑
兮鋪紅。悵桃源兮望斷。恨天台兮路窮。落花落兮花無奈。屬暮雨兮屬朝風。又歌
以慰之曰。色卽空兮空卽色。美人遲暮繁華歇。人不汝知兮中心摧。年華去兮不
復來。落花雖落花莫哀。明年春至花猶開。

携琴聽泉圖序

陳言

人無賢不肖必皆有其志。雖高下之萬殊要在各適其適焉耳。賢如七十子能棄尊榮而志沂舞雩者。曾點一人而已。今世人志之高卑吾不敢知。然吾知如曾點者爲不多覩。彼世人志之與吾合者。吾與之相推移而共處。吾志不與世人合。則不待世人之棄吾。吾亦不能不尋清高之境以自適。空谷孤芳風流自賞。已視富貴

如浮雲雖畀以堯舜之尊。陶猗之富。不肯易也。余生十有九年。讀古人書。羨志之高。如曾點者爲可喜。未嘗不欲舍百事而從之遊。顧九原不作。附驥莫由。然亦不以古人不可從。遽改初心也。其後得蘭谿樵子。其志旣難與世合。欲覓地以適志。而未能。乃畫携琴聽泉圖。以寄志。復令海內文士加墨。一時能辭章擅吟咏者。莫不欲署名紙尾。以爲榮。卽不文如余。亦何嘗不欣然奮筆。特恐俚鄙之言。不足副君屬文之意。然余夙所求而不得者。一旦得之。又曷能無言。夫琴之爲物。造自神農。從來好之者。非聖賢之徒。卽高潔之士。不與凡響同聲調。世之醉心于絲竹者。亦不足以知琴。琴固不能以無知之者。而卑然世之不知琴者爲足鄙也。琴之高旣不可與俗音雜作。己志之高。亦不可與世强合。可以與琴及己志合。

者惟泉而已。泉之在山。清潔自愛。琴得之而益幽。人之處其間者亦足陶冶心志。如琴之高。如泉之潔。人也。琴也。泉也。其形雖三。其清高白潔之性。則一而已。君雖未得抱古琴坐泉下。然其志固無時不在琴泉間。況人志之高下。與所居之處。固無與也。彼武彝種茶之叟。洞庭樹橘之夫。能以其所處之高。即謂其志高邪。蓋身之所託者。跡心之所志者。神神固不可以跡求也。謝傅功高百辟。心存一邱。裴晉公身爲太師。志在綠野。然二公亦何嘗翛然遠引。君之志。豈異二公哉。惜余相隔數千里。不知何日得到江南。一觀圖中所畫。而證志之所向。乃先爲之序。以示余向往之未遂。戊午五月一日海城陳言拜序。

(評)用意頗佳。惟用筆嫌崛強而不純。是由極力摹古。乃致爲古所泥。讀之終覺